

XINSHIQI
ZHENGMINGWENXUECONGSHU

新时期
文学
丛书

池 莉

真实的日子

Zhenshiderizi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SHINGI

THE NIGHT LIFE OF TOKYO

13

池 莉

真实的日子

THE NIGHT LIFE OF TOKYO

1997.12.1

【吉】新登字 05 号

真实的日子

ZENG SHI DE RI ZHI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选编

责任编辑:张秀枫

封面设计:郭 炜

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

850 × 1168 毫米 19 印张 2 插页
390 000 字

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2000 年 8 月第 3 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3 000 册 定价:25.00 元

再版说明

中国的当代文学,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坛,充满了朝气和活力。一些作品,往往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存在着争议。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初期,经常出现的文学奇观是,作品一问世,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,有些观点甚至是截然对立的,于是争论的文章接踵问世,形成了当代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近年来,这样激烈的争鸣虽然有所淡化,但对一些作品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还是时有所见。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,是创作发展的一种原动力,也是文化、社会进步的一种驱动力。

为了进一步活跃创作和评论,也为了给我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和发展提供相应的资料,当然,更是为了广大读者,尤其是广大的文学爱好者、文学院校师生和文学研究工作者,提供阅读的方便,我社请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了这套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。权威性、完整性、实用性,三者完美的统一,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追求。

作品必须具有相当的思想含量和艺术特色,争鸣必须具有文学价值,作者及其争鸣必须在文坛或社会各界产生过较大反响,这是我们编选的原则。出于对多数读者接受的考虑,我们编选的体裁以小说为主,诗歌酌情选收,以时间为序每年或每二三年依据当时的文学争鸣实际而编选一二部。这样,我们这套丛书就构成了我国当代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如果要全面而深入地认识中国当代文学,那么拥有这套丛书将是非常有益的。在体例上,我们也尽量考虑到了各方面的实际需要:在每篇原作后面,附上两至四篇持不同看法中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,有的还附上作家本人对自己作品的阐释文章或创作经验谈,以便读者在纵观比较之后,能更好地得出自己的认识。

本丛书陆续问世后,得到了海内外各界读者的喜爱,迄今已重印十数次,总印数已达数百万册。现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于新千年之始再一次重印。此次重版,在装帧设计上有些变化,作品原貌则一字不易。愿这套丛书伴你左右,成为好友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2000.5.20

目 录

第 一 辑

南国问(外一篇)	张承志(3)
日本留言	张承志(12)
提醒幸福	毕淑敏(21)
无处徜徉	陆幸生(25)
蔓丝藕实——之二	雷 达(28)
新秋漫笔	周汝昌(39)
译文的尴尬	伍立杨(43)
读书与面壁	何志云(47)
性而上的迷失	韩少功(53)
世 界	韩少功(66)
历史与女人	匡文立(82)
中国文人与佛与道	匡文立(89)
女人与小说	徐国静(100)
说女人花钱	裘山山(106)
文明的坐标	方非(111)
——关于名著	
颜色的名字	李敬泽(118)
南风北渐	郑荣来(125)
人类的动物园	毕飞宇(128)
少了什么,这个世界?	韩春旭(139)
——与苏格拉底和自己的对话	

无需援助的思想	王英琦(156)
——兼致张承志《无援的思想》	
老调子还没有唱完	扎西多(167)
——从武则天剧本风波说开去	
时间隧道或《被肢解的祭典》	楼肇明(176)
名人三说	方 方(181)
文边闲话	方 方(187)
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	史铁生(194)

第二辑

天体	萧 乾(205)
幻听(外一篇)	村 希(209)
内疚	村 希(214)
三不叹	韩石山(219)
打核桃	鲁景超(227)
渴望迷路	韩小惠(233)
回归父母怀抱	韩小慧(240)
男生宿舍	王小帽(244)
走向父亲	曲 静(251)
毛泽东之死	朱 鸿(256)
黄土的儿子	王安忆(262)
平凹,咱们聊聊	田珍颖(268)
真实的日子	池 莉(275)
生命的质量	毛 毛(281)
男人也温柔	阿 鸣(284)
失约的家宴	吴泰昌(289)

孤独的摇滚人	沙 林(292)
车过萨尔图	张 斌(299)
红狐·我的老师	贾平凹(307)
挺住意味着一切	陈 染(314)
人生反刍四则	江 水(319)
都市另一种生态	叶延滨(327)
蓝色的毋忘我花	竹 林(337)
我的“领导”我的妻	张春林(344)
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	杨 姿(350)

第三辑

南昌纪乐	王朝闻(357)
霜降日志	周 涛(364)
藏乡纪实	宁世群(373)
洪洞会馆	张中行(397)
老北京的小胡同	萧 乾(400)
我爱北京的小胡同	季羨林(403)
在小绒线胡同	王 蒙(406)
柳荫街	杨 沫(408)
母亲的胡同	李 纳(411)
告别未英胡同	白 烨(413)
热闹闹,静悄悄	蓝 翎(416)

——宝钞胡同琐记

东西南北 横平竖直	蒋子龙(419)
“拆”	陈建功(422)
四合院的精神	叶兆言(424)
烦胡同	王 朔(426)

胡同的岁月	周 明(428)
北京胡同回忆	李 准(432)
看日出的缘份(外三篇)	邵燕祥(435)
我的故乡和童年	莫 言(442)
深水岁月的追忆	林 白(451)
童年的原野	陈志红(477)
我当了一次厨师的艺术体验	张一弓(492)
陌生的岛 陌生的家	王作人(504)
悼组湘	季羨林(513)
荀宅花树	徐城北(518)
独特的风景	高 风(521)
秦皇陵漫兴	何西来(527)
遥远的绝响	余秋雨(533)

——山居笔记之十一

往事已然苍老	李 辉(555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——“沧桑看云”之五

不成样子的怀念	王 蒙(571)
文革前期本人的趣事、憾事和两者以外的琐事 ...	于光远(579)

第一辑

南国问(外一篇)

张承志

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古怪的时代。

豪富和赤贫，富足和饿死，脑满肠肥和瘦骨嶙峋，艾滋病和饥馑，摩天楼和贫民窟——总之，一切对立和差别，正义和背义，都将在这个隆隆来临的时代并立共存。

时代鞭挞着催人抉择。所以开始心向南转，盼望去看大江大海，看近代的英烈故里。不仅如此，总觉得山雨欲来，已经十分紧急，我该去看看南国，近代的人材及革命的故乡。

事由心成，情至时来。晚春得知，我今年一次便能瞻仰南方的两块土地，湖南和海南，心里高兴极了。

有眼不识大海。从港汊水道中辨认出海,我用了好一阵时间。直到海夹着一条笔直又狭长的陆地,后来我想那就是岬——波光粼粼地凸起着开阔起来以后,我才明白,此刻已在南海,我已经置身于大名鼎鼎的雷州海峡之上,已经是身置有生以来最南的地点,而且还在继续向南。我拼命地把脸挤紧舷窗,竭尽全力地盯着在视野里凸起的、满盈着闪烁光点的海面。突然,迎面突兀地浮起一道陆地的边棱,气势雄大,一字排开。心像是一亮,就这样我看见了海南。一座大陆般的巨岛——我不知所措了,它沉默着,逼近而来。

在飞机上读完了一篇关于海南岛的文章,说海南岛是女性文化云云,心中不以为然。可是我的关于海南岛的知识,又和一个幼儿园小班儿童无异。贪婪地看完了飞机上的旅游电视片,我也知道了五公祠万泉河等诸多胜地以及黄道婆的功绩。然而我不是来温习这些,我盼望的,是在神秘的楚粤故地,试试求得一些激励和补充。北方旱渴不毛,很久以前我就留心到,烈士美文,多出南国。

海南的边棱疾疾地迎来了,我突然想到:这是我第一次走向一个中国的岛,而且是如此一座大陆般的巨岛。

迟至今日我才看到南海。长久以来,海洋是奴役、掠夺和鸦片的帮凶。有一个词,海洋时代,其实就是殖民主义的粉饰形。于是常常忘记,中国人也领有如此大海。

琼州海峡平滑碧绿。南海中的巨岛正伸开襟岸。我禁不住心里的一丝感动。以前经过津轻海峡眺望过日本的北海道岛,从温哥华眺望过应该说是英国殖民者的维多利亚岛。但那时只有地理的感觉。有生以来,这是我第一次凝视着一个与我有关的岛屿,中国的岛屿。忆起我瞬间般的海军履历,不禁一阵感慨。那时连做

梦都想着大西北,最终也没有能到达南海。如今世事两异,旅途艰难,我却上学补课般地来了。

真是功课。其实我没有奢图发现什么,如此的日程和形式,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发现。只是中国人都应该知道大海,也应该知道南中国的底蕴。我只是完成修身的功课,只想亲身到达一些地点。如同回民的朝觐:一切其实是已知的,只是一定要怀着虔敬,让身体经过沐浴,让双脚沾上泥土,让心灵完成体验。

二

转眼间,那条岸线的边棱已在背后。巨岛在缓缓远去,观光客般的日程结束了。当然,如此离开海南的我,缄口不敢浪言。

使劲地从舷窗向后扭着脖子望去,那条沉默的岛岸使人惆怅。海还是如那天一样碧绿,一望无际的、和平的涟漪。

不过,我还是多少捉住了几根蛛丝马迹。

路过通什,浏览海南民族博物馆的时候,非常偶然地看到了一通古代伊斯兰教徒的石刻墓碑。说明牌上注明着:唐代。

我大吃一惊。在三亚羊栏村草草问时,回民的历史记忆是清初。赶快找到馆内的考古人员打听,结果就了解了古代在崖州榆林港和陵水一线发生的事情。

在远离海岸的山城通什,夜里心想着无数的港名。陵水望楼港、陵水桐栖港、陵水碧潭港、陵水番坊港;还有崖州榆林港,它“西南与安南的陀林湾对望,为印度洋所必由之路”。

就是说,当时几乎在整个岛的南缘登陆。尤其是榆林和陵水,真遗憾与它失之交臂。它们才是古代海南的入口,它们才使一切合理。果然如此,人们谈论着海口和三亚的五星酒店,却没有留神榆林和陵水的历史意义。中国人,即使昔日从海上被打入半殖民地的地狱,即使追求金钱到了海边,也不会关心航海。

唐宋是古代东西方沟通的全盛时代。所谓东,即中国依靠的,

是广州和泉州两大港以及丝绸之路；所谓西，即阿拉伯和波斯，依靠的是随伊斯兰教兴起而文明的船队和驼队。古代的东西方以此为轴而运动。因此恰恰在广州和泉州，分别有一座全国仅此两座的、建筑于唐宋的清真寺。

但是在泉州，与泉州清净寺互成呼应的，有巨大的泉州古代伊斯兰墓地遗址，和举世闻名的泉州伊斯兰宗教石刻。而在广州，大名鼎鼎的光塔寺却没有陪伴。流逝的历史，密集的人口，放弃的信仰，使得应该在广州发现的基地和石刻群湮没了。

然而海南岛南岸有力地补充了它，整个南岸布满了伊斯兰石刻和墓群。海南南岸使广州的意义更清晰。也使海南岛的本来面目突然显露。在陵水和榆林的古港附近，梅山、福湾、干教坡、番岭坡，处处静卧着古代从阿拉伯和波斯航海而来的穆斯林的墓群。

百姓烧石灰，发现了墓地上的石碑。都是抗腐蚀的珊瑚岩，上面刻着即使在阿拉伯也失传了的古体书法。不知烧了多少年，但是今天番岭坡和梅山上，残存的石刻仍数百上千。

这是一件注解古代东西交通和海南岛开发的大事。

保护这一群石刻，首先要了解使泉州自豪的那一群石刻。我不知为什么激动，只因为通什博物馆的朋友缺少泉州资料，我就说由我负责，从北京为他们寄来《泉州宗教石刻》。（中国历史博物馆已经答应，为通什民族博物馆寄去此书复印件。）

但是，没有对今人的尊重，是不可能有对历史的尊重的。在被钞票撑得很狂的海客政客的口气之中，已经能嗅到对羊栏和番岭坡的后裔、以及对黎民百姓的蔑众臭味。海南人，被物欲大潮裹挟着不问明日的海南人，他们愿意成为遥远的唐宋先民的继承吗？

踏上海南岛的土地时听说，海南的面积是台湾的五分之四。我觉得兴奋。这么大！那么它就可能平衡台湾岛。十三个世纪以前，我的那些祖先在陵水港或者榆林港上陆时，面对这大陆一般的巨岛，他们也有过这样的喜悦和兴奋么。

所以沿着海岸，他们的踪迹布满了整个海南岛的南缘。不用

说那时海南岛的荒凉。在前途的决心未定,广州港还太遥远的时候,他们沿着东西海岸,顺着北上的河谷,进入了蛮荒的巨岛纵深。于是就有了处处生计,点点血脉。

孤单者放弃了,融入了本地人。成群者坚持着,今天被叫做回族。我隐藏着一种震惊。我没有去过泉州,与唐元古代的蕃人来华之源有关的地点,对于我,这里是第一处。我不愿矫情,我们还没有关系的形式。若有缘分我会再去陵水一线,那时我会了解得水落石出。世上正是烈日炎炎的季节,此行我不做深问。

他们可能有过的痛苦,他们可能受过的侮辱,只有从他们今日仍举步维艰的境遇中,只有从他们孤傲不群的血性中。才能辨出一些痕迹。

三

一个痕迹是海瑞,没想到他的故里就在海南。以前,读争论他的族属的论文、特别是读回族学人强调他应划为回族的文字时,我总不以为然。我不喜欢拉扯伟人自家门坎的风气。

但是,漫不经心地,在陈列得极富政治味的海瑞墓浏览时,偶尔从玻璃柜里读到了他祖父的姓名——史志记载着:“海答儿”,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阿拉伯语名字。

这是一个有趣的例证,也是一个悲哀的例证。那么没有疑问,他的血统源于回民和伊斯兰教。但是同样没有疑问,他的选择归于政治和中国伦理。在他的埋葬细处没有穆斯林丧俗,他的述志遗墨中,不见异族的影子。

但他抗拒不了血液里的刚烈。他的极其罕见的激烈血性,不是孔孟之道的文化可能孵化出来的。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,虽然他的气质在中国的政治中几乎绝无仅有,但是他失却的中国底层的母族,却经常以这种气质为特征。

他的行为使中国震动,但是人们并不仿效他。其实他一生都与中国政客的形式为敌,但是他的墓上却恰恰涂满了他们的骚墨。

我简直不知所措，在他的墓前，我不知我是否该为他接个都瓦尔。

如果他坚持了信仰，那么今天海南岛上不会有这座墓，而会有一座拱北（圣徒墓）。不会如此门庭若市熙熙攘攘，但瞻仰的上坟人会为他换水沐浴。可是回族的宿命就是向中华大地输出最优秀的儿子：我无法解答——他的灵魂，究竟是应该感到欣慰呢，还是应该感到愤怒？对于逝者，究竟是给他清洁的仪礼更好呢，还是给他壮大的伸张更好？

不知道，谁也无法衡量宗教和国家两种选择，也不能评价宗教和国家两种形式的悼念。一切都是对等的：他得到了公园，但失去了拱北。他获得了天下的承认，但失去了母族的悼念。一切都源于选择，一切都是宿命。就让他在自己的选择里获得安宁吧，做中华的儿子，为中国输入烈性的血，永远是值得的一件事。

四

不过一日之隔，海南岛又远不可即，眼前是缓缓流淌的汨罗江。

南方的江和水使人留恋惊讶。这么大的河流，这么宽的对岸，这么丰沛的水量，在灼人眼目的黄土高原难以想象。

我至今不敢相信，我到达了屈子的汨罗。

蜿蜒在辉煌的楚国旧地的汨罗，流向湘资沅澧和八百里洞庭的汨罗，被起伏的绿色丘陵裹挟的汨罗，挟带着呛人的蒿草苦味，笼罩着南国五月潮湿的苦热，接待了我这北方的儿子。

今天我如一个小学生，我满怀崇敬之情到了圣地。我心怀忐忑，生怕没有受业的能力，尤其怕不懂方言。

在海南，我感到，我无法把海瑞墓当成我概念中的墓。而在汨罗，我却像是在——用大西北的术语来说，我是在“探访拱北”。

到了湘江，到了汨罗，目的就消失了。在汨罗楚塘的大堤上步行，在湘江资水的合流处乘船，我心中空白一片。

二十年前在湖北的江陵，也就是他的郢都，我看见过楚国的华

美文物。精致得不可思议的器物，比如说黑红的漆器和镶嵌的短剑，使人对楚地的文化可能一阵阵想入非非。

其实屈原不仅年轻，而且是楚之贵族，他藉楚俗而放歌，把一系列招魂典礼、国事民风都书刻入简。即使生逢战国，在流放中也有车骑女嬃，巫祝随童。他的自疏远流，也许并不是那么苦。也许他只有内心的极度苦楚。

诸说之中，我取屈原未到湘西溁浦说。他应该一直没有去楚国都城太远。他不过流放于中央之外，常哀哀回顾，望郢都日远。他大体顺长江沿岸，沿洞庭湖滨，步步踌躇，且驻且行。

但是流放令迫来，他此次必须“涉江”了，远流西楚溁浦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在抵达汨罗前后，我想屈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。郢都已不可归，王宠已不可求。救过渔父女嬃，再无相知，江流草野之外，只有诗歌。逆旅成就，神明襄助，中国文章的极品出现了。

五

站在汨罗江的长堤上，口如噤，人踌躇，只是茫然地望着滔滔的汨罗江。千里迢迢，神牵魂系地来了，但脚踩上了这块土地以后，我不知所措。

那时年轻太偏信物证，而今却只有体味文章。

汉语在此刻向我传达着奇异的感觉。不管怎样，南方的一切方言都用中文表述，无论古今。这是一个给我勇气的事实。藉着屈子的华章，我总是寻找和南方在深处交流的可能。

然而太难了，屈子楚辞是怎样一种文字呢？

它是使人销魂的、神秘的美文华章，但也是难以尽解的、方言古语并用的失传文字。在汨罗边的楚塘，我努力字字体体会，望着流逝不已的江水，我总觉得该有一种使楚辞新生的转写法。

楚辞太古僻，这使得它渐渐沦为了遗老的考据和智力的竞技。一代代咬文嚼字之中，被忽视的正是屈原殉道的美丽精神。楚辞太美而和寡，它和楚地苗汉、和中国底层的民众之间，愈离愈远了。